

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选编

北京文史资料精华

世纪风云

SHIJI FENGYUN

北 京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纪风云/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选编. -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0.1

(北京文史资料精华丛书)

ISBN 7-200-03990-X

I. 世… II. 北… III. 文史资料-北京 IV. K2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66264 号

世纪风云 (北京文史资料精华丛书)

选 编: 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责任编辑: 贾凯林

杨良志

装帧设计: 朱 云

责任印制: 李文宗

出版发行: 北京出版社

社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电话: 总机 (010) 62016699

邮码: 100011

印 刷: 北京市朝阳区展望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7.25

字 数: 400 千字

版 次: 2000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01-6000 册

书 号: ISBN 7-200-03990-X/K·402

定 价: 25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先师梁任公别录拾遗·····	吴其昌 (1)
记参与炸良弼案的同盟会员王崇义·····	胡玉树 (7)
谋炸摄政王余事·····	房少桥 (11)
维新运动中的宦官寇连材·····	寇长城 (14)
记五大臣出洋事·····	马士良 (21)
读章士钊《书吴樾狙击五大臣事》后·····	汤谪青 (25)
清廷退位前后·····	马士良 (29)
善耆反对宣统退位图谋复辟·····	宪 钧 (39)
宋教仁和畅观楼·····	周世贤 (49)
江朝宗二三事·····	靳 麟 (51)
五四运动回忆·····	何思源 (54)
五四运动中的女高师·····	陶淑范 (59)
火烧赵家楼的片段回忆·····	萧 劳 (63)
谒见孙中山及《北京民国日报》被封经过·····	邹明初 (66)
我在北京政变中之经历·····	张寿龄 (73)
溥仪出宫始末·····	马士良 (81)
康有为重来北京的一段轶闻·····	金慧中 金启曜 (87)

顺义县的一次农民抗捐运动·····	王斐然 (90)
三一八运动与陈毅·····	陈 涛 (96)
三一八惨案亲历记 ·····	张舜英 (103)
德昌桅厂和李大钊 ·····	伊少山 (107)
回忆父亲路友于 ·····	路端谊 (111)
张作霖出走前后的北京 ·····	顾执中 (122)
与聂耳同台合奏《国际歌》 ·····	老志诚 (129)
记燕京大学一二·九运动·····	陈翰伯 (133)
我对一二·九运动的回忆·····	张申府 (164)
一九三六年清华被围记事 ·····	冯友兰 (168)
顾颉刚先生西安之行 ·····	王振乾 (172)
七七事变亲历记 ·····	洪大中 (180)
卢沟桥抗敌经过 ·····	金振中 (198)
南苑突围记 ·····	王君奎 (205)
张自忠由北平脱险经过 ·····	张自明 (208)
沦陷之后 ·····	胡絮青 (213)
平西抗日根据地的外国人 ·····	彭 城 (218)
燕京大学被封前后 ·····	侯仁之 (227)
三个爱国青年的真实故事 ·····	木 文 (252)
惩杀汉奸 ·····	方 圻 (267)
刺杀日本天皇特使 ·····	吴竹亭 (271)
沦陷时期的北平故宫 ·····	单士元 (280)
卢沟桥日军罪行目击记 ····· 郭景兴 段晓微 陈 静 杨学诗	(287)
吃人的魔窟 ·····	马振山 (292)

甦生队血泪纪实	温南文 (298)
沦陷期间北平的日本牢房	谭伊孝 (305)
吃“混合面”的苦难纪实	迟子安 万永光 (314)
记傅泾波的一次“和平行动”	于国勋 (318)
日伪复兴武成王庙之丑闻	马重厚 (324)
李宗仁出主北平行营	尹冰彦 (332)
收回北平使馆界	万永光 (344)
解放前夕的北平市警察局	李 芳 (353)
北平警备司令部设计委员会侧记	万永光 (358)
抗战胜利后军统在北平	沈 醉 (364)
日本投降后戴笠来平琐记	文 强 (371)
马汉三之死	华 清 (391)
北平音乐堂事件目睹记	朱葆光 (405)
北平解放与北平和谈	李腾九 (412)
北平和平解放	周北峰 (425)
忆和平解放北平运动	何思源 (444)
军统北平站和平起义	徐宗尧 (456)
朱桂辛先生二三事	刘宗汉 (481)
怀念先父冯玉祥	冯弗伐 (494)
给张学良做侍卫官的日子里	陈大章 (514)
旧北平市户政	茅复山 (526)

先师梁任公别录拾遗

吴其昌

吾友张晓峰先生邮示其近著《梁任公别录》，读竟，泫然流涕。其昌以海隅稚学，幸得侍我先师任公暮年讲席，以逮于易簣。故往来清华园及天津马哥保罗路寓宅者颇久，尝夏夜侍坐庭中，先师缕述变法之役及护国之役身所经历者，恒至深夜；一夕，竟至东方黎明。所谈颇多世所未知，今濡笔追录，以应晓峰先生督令拾遗之命。

先师曰：余在护国之役略前，脑海中绝无反日之种子，不但不反日而已，但觉日人之可爱可钦。护国一役以后，始惊讶发现日人之可畏、可怖与可恨。憎日、恶日与戒备日之念，由微末种子培长滋大而布满全脑。戊戌亡命日本时，亲见彼邦之兴起，如呼吸凌晨之晓风，脑清身爽。亲见彼邦朝野卿士大夫以至百工，人人乐观活跃，勤奋励进之朝气，居然使千古无闻之小国，献身于新世纪文明之舞台。回视祖国满清政府之老大腐朽，疲癃残疾，肮脏邋遢，相形之下，愈觉日人之可爱、可敬。当时日人甚爱我、助我，尝谓彼亦诚心希望中国之复兴，与日本并立为强国，为黄帝后裔两柱石，余亦深信彼等之语不虚也。故愈觉日人之可亲。但有贺长雄既怂恿袁氏盗国称帝，始觉日人之可恶，然而尚未十分深恶也。“二十一条”之提出，始深恶日人之幸灾乐祸，损人利己，卖友打劫。然而知日本之

“凶”，而尚未知日本之“毒”也，感觉日人之可恨、可恶，而未知日人之可怖也。松坡^①既行，袁氏日夜派便警逻守吾门，余买通街头胶皮车伕，与之易服，夜逃。甫离津，袁氏已觉，杀其便警。严命其沪上逻犬捕予，期在必得，“务获梁启超，就地正法”之上谕已布，上连像片，较清廷尤密。予惴惴不知死在何处，但暗中如有天神护卫，化险为夷，逢凶为吉。独自无僂，痴思妄想，岂其国运未绝有天神呵护耶？则又哑然自笑。自是由津而沪而港，此疑谜终不能破。至港，日人始明目张胆助余，始恍然暗中护卫我者，非天神也，乃日本人也。由港至越，日本动员其官军、商、居留民、间谍、浪人，全力以助余，虽孝子慈孙之事其父祖，不能过也。夫日人果何爱于余，何求于余，而奉我如此乎？在越南道中思之，不觉毛骨俱悚，不寒而栗。遂转觉每个日人，皆阴森可怖！吾乃知拟日人以猛虎贪狼，犹未尽也，乃神秘之魔鬼也，我此后遂生一恍惚暗影，他日欲亡我国，灭我种者，恐不为白色儿，或竟为倭人也。然吾乃永远持“中国不亡论”著称于世者，待我人戒备之对象，当在彼不在此……先师之语尚繁，谈彻通夕不寐者，即此事也。时为民国十六年（1927）新秋，济南惨案尚未发生也。先师夏间家居，必脱袜、赤足、拖鞋。而日人官吏新闻记者拜访频数，阍者报客来，必颦蹙连呼：“讨厌讨厌，又来保卫我了！可怕可怕。”每次必然冠带见客。东客去，急跣足如故。

戊戌之役，夜话时，亦不倦缕述，大体与世所闻者不殊，袁世凯卖主求官，鬻党媚后，人人所习知。然写近百年史者，

^① 松坡：蔡锷，原名艮寅，字松坡，湖南邵阳人。1915年袁世凯开始准备复辟帝制，蔡与梁启超密商后，于12月潜回云南，准备讨袁。

以为袁氏之与闻康事，乃出于谭嗣同夜半之劫持，则不深悉曲折也。据先师所亲述：袁氏变法维新之见解，实出于自动，拥德宗以武力行政之计划，实亦发动于袁氏，而决非壮飞（谭氏字）所强迫。事后细思，乃知戊戌之际，袁氏即已潜伏取清廷而代帝之心矣。其用心深长细远，吾辈纯白书生尽为所欺至十馀年之久，真一世奸雄也。袁氏初从吴忠壮公（长庆）于朝鲜，豪爽奔放，以一时人杰自命。时与马相伯（良）、眉叔（建忠）、张季直（謇）等新进名流，下其议论，故欲强中国，革腐政之心，袁氏实在不在人后。又眼见朝鲜为日人从其手中夺去，经此刺激，其爱国之心，实亦强烈而真挚，并不由于壮飞一席之语所启发。惟自始至终，一“私”字横亘于胸，必须将中国移为其袁氏之私产以后，乃极力整顿，使成为富强；此所以身败名裂，贻祸中国无穷也。未变政时，袁氏深恐中国即刻亡，乃协谋变政。及变政略有端绪，又恐中国之强由翁、康、梁、谭，而已则为褊裨，故卖主而告密。及变政既已失败，又恐大权在裕禄，而已则为褊裨，乃复推行新政于直鲁，培实力而博民心，俟良机以倒清廷。事后推寻其线索，其称帝之念，固已潜蓄于戊戌以前，一贯而未尝变也。

先师于生平死友中，最钦重浏阳谭先生嗣同。述其赴义时忠烈之轶事，闻之眼湿。大祸既迫，德宗央英使馆护南海先生出京。然未央日使馆也。时日人初行新政，一颦一笑，惟欧洲是效，以为欧洲之文明政治，有保护他国政犯之举也，亦欲在中国有所树为，一以夸耀文明于欧人，一以树势力于中国政党。时日驻京公使为林权助，事先已奉有相机保护政治犯之密令，至是乃自献殷勤，戮为营救。先以绿呢大轿接壮飞至馆，继以绿呢骡车迎余。时京中（即在公使馆）亦尚未具有新式马车也。壮飞与余处日使馆二日，日夜计划营救皇上之策，乃计

算南海先生之行踪。壮飞忽如有所省，一人入房中，阖户甚久；出，乃以一文件，命公使馆役往投某衙门。笑谓余曰：“还须告他一状。”余茫然不知所谓，壮飞终不肯言。事后，都下忽盛传谭某告发其子嗣同忤逆不孝，断绝父子情谊，固得获未连累。度当日之所为，即此事也。血热而心细，身殉祖国，而老父获全，未有如壮飞之壮烈也。日使林权助，饰其夫人之车，强余与壮飞离京，壮飞坚辞谢曰：“闻之西史，革命则无不流血者。中国革命之流血，请自嗣同始！”居使馆三日，脱奔清廷自首，曰：“嗣同请以颈血洗涤中国之腐政！”遂斩于菜市口。六君子成仁之日，予尚居东交民巷日使馆，悲惊晕绝。又数日，林使强纳余于其所预饰之夫人车中，外坐婢媪，卫士呵殿，扬言日本钦差大臣家眷回国，遂出京至津，直坐其兵轮赴日。

先师遂连类而涉及富顺刘先生光第，曰：裴村（刘光第之字），亦一至可歌泣之人也。裴村讲朱子学，作黄山谷诗，皆深造。其持身精严清苦，为京官十馀年，寄居西直门外一小庙中，至死未尝赁屋于城内。余与裴村非故交，疏往还，不知其身世之详。因新政，始略与接触。然每见之，肃然敬其为人。裴村一子亦至孝，临斩，哭奔菜市口，向监刑官稽首号恸，乞以身代父死，叩头流血。不许。抱父首大哭，呕血，不久亦以毁卒。孤臣孽子，哀动鬼神！先师曰：“些事至今思之，犹酸我鼻。中国有如此志士仁人而不兴，非天理也。”

先师述：袁项城拒谏饰非，作伪术之巧妙，登峰造极，古今无可伦比。时帝制论已尘嚣全国，冯华甫（国璋）自南京来津，邀余同往作最后之谏诤。华甫曰：“我之辩说远不如子，子之实力亦不如我。必我与子同往，子反复予以开道，而我隐示以力为后盾，庶几千钧一发危机可免。”余诺之。乃尽一日

夜之力，密草谏说纲要，至数十条，竭尽脑汁，凡可成为理由者，无不备举，欲为垂绝之国运，亿万之生灵，打最后之一针。及二人联翩入新华宫，项城闻吾等至，喜动颜色。酒酣，余正欲起立陈述，项城先笑曰：“二公此来，吾知之甚稔，乃欲谏我不做皇帝也。我反问二公，袁某欲作皇帝者，究思作一代皇帝而绝种乎？抑思作万代皇帝而无穷乎？”余与冯愕然未答。袁又笑曰：“除非痴人，自然欲作万代天子！”乃喟然叹曰：“我有豚犬二十余人，我将尽数呼出，立于二公之前，任公君最善知人，我即托任公代我选择一子，可以继立为皇帝者，可以不败我帝业，不致连累掘我祖坟者；任公，待君选出以后，我再决定称帝。如是或可称帝二代！”余与冯四目相视，嗒然若丧，怀中万言书，竟一字不出。袁诸子环立侍宴，幼小者乳媪襁褓侍，袁忽变悲痛之容，曰：“我如许豚犬，无一克肖，无一非庸懦纨绔，然父之于子，孰不疼爱，我虽怒此辈不肖，然仍不愿因我造孽，他日为别人作鱼烹杀也。我百年后，敬托二公善护之。”余与冯迄辞出，竟不能一提“帝制”字。

述及蔡将军锷，先师曰：松坡，长沙时务学堂中齿最稚之学生也。时务学堂封，学生络绎东渡，静生（范源濂）与松坡家最贫，时我辈亡命客亦穷甚，无大力周济，所以援之者至菲薄，松坡与静生常常衣囊中只剩日币三数有孔铜圆，忍受数周至数月。静生立志教育报国，余甚嘉之。松坡最瘦小，体极弱，必欲学陆军，余百方规劝不肯听，不得已任之。庚子汉口革命之役，佛尘（唐才常）已回鄂发动，余亦秘密返沪。时务学堂高材生林圭、李海寰诸君，已随佛尘在汉实际工作，久之不得佳耗，松坡随余在沪，惶惶不安，请于余，亲至汉探助。至汉，佛尘命返湘，乞助于黄泽生将军。黄，老成练达材也。得松坡，即留之不放行；且大诟梁任公、唐佛尘无故牺牲有用

青年。松坡愤极与之高声抗辩，黄充耳不闻，强留之。余又不得松坡行踪，愈惶急，决亲身赴汉。船票已办就，因亡命，不敢逗街埠，准时而往，则此船以货少早半小时启碇矣。余大怒，顿足而骂。无何，汉口事发，张之洞淫戮我民族之志士，唐佛尘率其弟子林圭、李海寰等五人继戊戌六君子之碧血，掷头颅以献祖国，即世所称庚子六君子者也。松坡以黄将军之留，余以船期之误，皆幸得免死。

先师又言曰：唐浏阳与谭浏阳血性之热烈同，性格之卞急同，学问之幽隐僻奥同。《觉颠冥斋内言》与《仁学》，固有甚相似之点也。

（选自《文史资料选编》第36辑，1989年出版）

记参与炸良弼案的 同盟会员王崇义

胡玉树

彭家珍是辛亥革命的烈士，他以舍身炸良弼的英勇行动，为这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提起当年的炸良弼事件，大家都知道陈宪民等人是彭家珍的战友、助手；在这里，我要介绍的却是一位鲜为人知的无名英雄王崇义。王崇义也参加了这次行动的准备工作的，只是由于他在试制炸弹时不慎被炸伤了右眼和右手，而未能直接出面配合彭家珍的行动罢了。

王崇义和我是同乡，他比我大十一岁。炸良弼事件发生后，他隐居北京西山温泉。20年代初，我留法勤工俭学归来，也定居这里，我们即结成好友，直到他病故。

王崇义，号集生，1885年出生于河北高阳县西田果庄村。他自幼家贫，少年时即不得不外出乞讨谋生。后来他来到天津，得识同乡段子钧（宗林）^①，由段保荐至天津觉民中学任庶务。该校校长王化初亦高阳县人。在津期间，王崇义接受了民主共和抗清的新思潮，并积极地进行宣传。其后又结识了汪精卫、顾孟余、李石曾、魏道明、郑毓秀、孙岳等人。此时的王崇义，已是京津同盟会会员。

^① 段子钧，曾任民国时平绥铁路局长。

1910年，王崇义来到北京，住段子钩家。段家是当时京津同盟会会员经常聚会活动的场所。据段子钩元配夫人回忆，当年住房的后院就曾埋藏有炸药，后来由于形势所迫曾多次搬家，以致炸药是否起出都记不清了。王崇义参与炸良弼之前，还曾参加了炸摄政王载沣的行动。据王崇义之长子王永增先生介绍，当时，“由汪（精卫）、顾（孟余）、段（子钩）、孙（岳）等筹划，由王崇义执行”。详情待考。

王崇义曾亲口对我讲过他与彭家珍谋炸良弼的经过。

当年，他与李石曾、汪精卫等人同是同盟会暗杀团的。在刺杀袁世凯失败后，他曾与李石曾、彭家珍等几次碰头研究，总结经验教训。彭家珍提出要改变街头狙击的办法，因为那样投弹准确性差，且敌人易逃脱和反击。所以，要采取堵上门或直接将敌人暗杀在室内的方法。李石曾提出炸弹的威力还不够，要设法加强。按照李石曾的安排，王崇义同彭家珍在崇文门内船板胡同东头租了一所僻静的小院，专门试制威力大的炸弹。一日傍晚，王崇义正在屋内摆弄炸弹，不慎走火，当场被炸伤右眼和右手。所幸地处城墙根附近，未被清兵察觉。这样，王崇义无法亲自与彭家珍一起去炸良弼了。

以后，同盟会会员多次聚会，商讨暗杀事。李石曾提出“同时行动，分头出击”的方案。当时还约定，如果一旦事未成而被捕，落在袁世凯手中，即称良弼所遣；落在良弼手中，则说是袁世凯所派。众人一致称赞通过。

大概是彭家珍考虑到“分头出击”的方案难以成功，遂决定一人率先行动。此事王崇义是知道的。

1912年1月26日（腊月初八）晚，彭家珍探知良弼等亲贵将于次日到内廷，借领赏腊八粥之名集会商讨进攻南方革命军的策略。彭觉得机不可失，决心趁此机会投弹击毙良弼。主

意已定，彭立即去隐藏地点取回炸弹，然后留下了给诸同志兄弟姐妹的“绝命书”，遂转移到金台旅馆，身着高级军官服，自称为清军标统崇恭。当彭家珍辗转来到西西北红罗厂良弼住宅时，王崇义也潜伏在附近的胡同（可能是拐棒胡同）探听动静，准备接应。

彭家珍至良弼住宅，投崇恭名片求见，仆人答良大人未归，请他到客厅等候。彭即来到客厅，等候多时未见良弼归来，遂走出门登上马车，打算到善耆家寻找。才走几步。但见良弼的马车从对面驶来。彭即令回车，在良宅门口下车，立于上马石旁挡住进门之路。良弼车到，彭家珍拦在车前行礼，良弼右脚刚下车，彭即持名片迎上。灯光下，良弼发觉来人面生，急欲躲闪，此时彭家珍已将炸弹扔出，顿时，一声巨响，良弼当即倒地，彭家珍自己也不幸头部被炸，壮烈牺牲。此时已是1月27日凌晨。

当时良弼宅乱作一团，巡夜的清兵赶到，见人即抓，形势紧迫。王崇义判断彭家珍凶多吉少，钻进小胡同躲于大树下直至天明。他得知彭已牺牲，为躲避追查，遂来到西山温泉村，以后即定居下来。

民国成立后，汪精卫、顾孟余、魏道明、李石曾等人均已成为政界要人，惟有王崇义不愿出山，独在温泉居住。

民国初年，由李石曾倡议并资助，王崇义等人在温泉办起女子中学，继而又在北安河办起温泉男子中学，后归属中法大学附中。不少知名的政治家、科学家、作家，例如严济慈、杨沫等，当时都曾该校学生。

温泉村的泉眼处（即温泉池）过去残破简陋，无人管理。经由李石曾、王崇义向各界筹款，搭起棚子，另建房十馀间，将温泉水引入室内。另在南山坡建起疗养院，由西医大夫何绍

文任院长。此即温泉地区最早的疗养院。为筹集建院资金，当时昆曲名演员韩世昌、白云生都曾在温泉村大戏台义演过。再后，由李石曾、蔡元培、吴稚晖等人发起成立温泉同治会，宣传洗温泉澡的好处，使温泉名声大振。当时，社会名流、达官显宦闻风而至，一些有钱人在温泉村的显龙山上也盖起许多别墅、山庄。

当年，王崇义的宅院在显龙山的西南角上，我家在山之北的平地，相距甚近（显龙山是一座仅高二三十米的小山）。我们朝夕相处，无话不谈，可谓诤友。王崇义为人豪爽、耿直，好打抱不平，乐于助人。

兴办温泉中学后，王崇义逐渐将兴趣转移到中医上，经过刻苦学习钻研，又得著名御医赵友琴的指点，竟成为当地颇有名气的中医大夫。王崇义坚持为村民义务看病，有时还免费赠药，深得当地村民好评。至今，上了年纪的老人对他仍称颂不已。

1946年，王崇义因患高血压、脑溢血，病故于阜成门内的中央医院，时年61岁。同年葬于温泉村东的荒地。解放后，因在该地兴建百货商店，又将王的遗骨葬于显龙山之南。

王崇义病故后，子女在清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了他当年行刺用的手枪，解放后已上交当地公安局。

如今，王崇义在显龙山上的房子仍在，已属温泉结核病院。

（选自《文史资料选编》第28辑，1986年出版）

谋炸摄政王馀事

房少桥

吴玉章同志在《辛亥革命》一书中记述：1909年，同盟会所组织的许多次武装起义都遭到失败后，许多革命党人愤不欲生，亟谋刺杀清朝官吏，以为报复。为刺杀当时清朝政府的最高掌权者——摄政王载沣，决定喻云纪、黄复生于1909年秋后赴北京组织机关，而由吴玉章同志在日本负责准备一切。喻、黄到北京后，在琉璃厂开了一家守真照像馆，随即回日本去取炸药。1910年4月，谋炸摄政王未成，守真照像馆被抄，黄复生、汪精卫被捕。这件事距今已经七十年了。兹就记忆所及，补充一点有关的事实。

清宣统元年、二年，我在畿辅中学念书，因家住前门西河沿，每天上学和放学回家，都要路过琉璃厂火神庙口。守真照像馆就开设在此处的路北，一间小门脸，后面通胡同。我有一个同学，他家住火神庙夹道，叫胡润仁。他与守真照像馆的汪精卫相识，通过他的介绍，我也与汪精卫作了朋友。我那时好玩，样样都来，和胡润仁一道常去守真照像馆拉琴唱戏玩乐。照像馆里有三个人，一个是黄复生，一个是汪精卫，还有一个姓王的管照像的北京人。记得黄兴也到照像馆来过，不过是化了装的。

汪精卫给我介绍过一位杜黄女士，四川人，她的丈夫叫杜

得愚，号若舟，五十多岁，是户部的主事。杜黄女士那时三十多岁，生得漂亮，能说会道，非常活跃，她与我家里的女眷慢慢混熟，做了朋友，时常到我家玩。我父亲房星桥，其时供职清宫太医院，是京城有名的外科大夫，家里自然阔绰。我和杜黄女士一同参加过湖北赈灾，在天坛、先农坛搭个大席棚，义卖赈灾券。她的两个姑娘（二十多岁，前妻生的）也参加了。

炸摄政王之前十多天，杜黄女士由广东回京，我家里让我去前门车站接她，我就去了。那时出站的人都要经过海关检查。杜黄女士下车后，递给我一个提包，让我拎着去找与我父亲相熟的海关总办萧某（四川人），带出站后暂时寄放我家，等她去取，她就独自出站了。我照着她吩咐的，上楼见过萧老伯伯，未经任何检查便出站了。这个提包我拿回家放着，大约过了十多天杜黄女士才来取走，取去后不几天就发生了黄、汪被捕的事。

守真照像馆被抄那天，我和胡润仁放学后回家，路过火神庙口，还想去照像馆玩，结果发现那里已被大队军警围满，事态严重。我问胡出了什么事，他也不知道。后来一打听，才知道是牵涉到谋炸摄政王的案子。

黄复生、汪精卫被捕后，别人告诉我说他们是用炸弹谋炸摄政王，我这才想起杜黄女士让我拎回的那个提包，才怀疑那里面藏着炸药。我父亲却断定那里面就是炸药，为此惊恐不安。他怕我受牵累，就让我到东安县（今河北安次）去躲起来。过了两个月，没听见什么风声，才回北京来了。黄、汪二人后来听说是托了肃亲王善耆从狱中保出来的。杜黄女士倒没有出什么问题，继续与我家往来，后来同她丈夫一起走了，大约是回四川了。

辛亥革命后，汪精卫来北京任财政部长。我这时已从法政